

<<青铜时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青铜时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327456

10位ISBN编号：7561327455

出版时间：2009-07-01

出版时间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王小波

页数：66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青铜时代>>

前言

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。

小时候，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《青铜骑士》：我爱你，彼得兴建的大城，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，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，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……他还告诉我说，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，是最好的文字。

相比之下，另一位先生译的《青铜骑士》就不够好：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严的外貌……

<<青铜时代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以中国古代唐朝为背景的三部作品构成的长篇。

这组作品的主人公，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和传奇人物。

他们作为一群追求个性、热爱自由、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信条生活的人，充满了强烈的创造欲望和人道需求，但被当时的权力斗争控制和扭曲了心态与行状、竟将智慧和爱情演变为滑稽闹剧。

作者在这部长篇中，借助才子佳人、夜半私奔、千里寻情、开创伟业等风华绝代的唐朝秘传故事，将今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，使唐人传奇现代化，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，并通过似水流年的追述，让历史与艺术相融合，最终确立了对生命终极价值的体认，引出了一种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对话体叙述方式。

本书是王小波作品系列之时代三部曲中的一本，是最新典藏插图本。

该系列入选《亚洲周刊》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，中国当代文坛“最美的收获”。

《黄金时代》、《白银时代》和《青铜时代》是王小波作品的精华。

“时代三部曲”表面上是王小波作品的合集，每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，但其实是有一个逻辑顺序的。

这个逻辑顺序就是：《黄金时代》中的小说写现实世界；《白银时代》中的小说写未来世界；《青铜时代》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。

<<青铜时代>>

作者简介

王小波，当代著名学者、作家。

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，1968年去云南插队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专业。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，获硕士学位后回国，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，后辞职专事写作。

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。
后辞职专事写

<<青铜时代>>

书籍目录

序：我的师承万寿寺 红拂夜奔 寻找无双

<<青铜时代>>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【一】1莫迪阿诺在《暗店街》里写道：“我的过去一片朦胧……”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，是本小册子，黑黄两色的封面，纸很糙，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。

病房里住了很多病人，不知它是谁的，我观察了许久，觉得它像是件无主之物，把它拿到手里来看；但心中惕惕，随时准备把它还回去。

过了很久也没人来要，我就把它据为己有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才骤然领悟到：这本书原来是我的。

这世界上原来还有属于我的东西——说起来平淡无奇，但我确实没想到。

病房里弥漫着水果味、米饭味、汗臭味，还有煮熟的芹菜味。

在这个拥挤、闭塞、气味很坏的地方，我迎来了黎明。

我的过去一片朦，胧……病房里有一面很大的玻璃窗。

每天早上，阳光穿过不平整的窗玻璃，在对面墙上留下火红的水平条纹；躺在这样的光线里，有如漂浮在熔岩之中。

本来，我躺在这张红彤彤的床上，看那本书，感到心满意足。

事情忽然急转而下，大夫找我去，说道，你可以出院了。

医院缺少床位，多少病人该住院却进不来——听他的意思，好像我该为此负责似的。

我想要告诉他，我是出于无奈（别人用汽车撞了我的头）才住到这里的，但他不像要听我说话的样子；所以只好就这样了。

此后，我来到大街上，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不知该到哪里去。

一种巨大的恐慌，就如一团灰雾，笼罩着我——这团雾像个巨大的灰毛老鼠，骑在我头上。

早晨城里也有一层雾，空气很坏。

我自己也带着医院里的馊味。

我总觉得空气应该是清新的，弥漫着苦涩的花香一如此看来，《暗店街》还在我脑中作祟……莫迪阿诺的主人公失去了记忆。

毫无疑问，我现在就是失去了记忆。

和他不同的是，我有张工作证，上面有工作单位的地址，循着这个线索，我来到了“西郊万寿寺”的门前。

门洞上方有“敕建万寿寺”的字样，而我又不是和尚……这座寺院已经彻底破旧了。

房檐下的檩条百孔千疮，成了雨燕筑巢的地方，燕子屎把房前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地带，只在门前留下了黑色的通道。

这个地带对人来说是个禁区。

不管谁走到里面，所有的燕巢边上都会出现燕子的屁股，然后他就在缤纷的燕粪里，变成一个面粉工人。

燕子粪的样子和挤出的儿童牙膏类似。

院子里有几棵白皮松，还有几棵老得不成样子的柏树。

这一切似曾相识……我总觉得上班的地点不该这样的老旧。

顺便说一句，工作证上并无家庭住址，假如有的话，我会回家去的，我对家更感兴趣……万寿寺门前的泥地里混杂着砖石，掘地三尺也未必能挖干净。

我在寺门前逡巡了很久，心里忐忑不安，进退两难。

直到有一个胖胖的女人经过。

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抛下了一句：进来呀，愣着干啥。

这几天我总在愣着，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
但既然别人这么说，愣着显然是不对的。

于是我就进去了。

出院以前。

我把《暗店街》放在厕所的抽水马桶边上。

<<青铜时代>>

根据我的狭隘经验，人坐在这个地方才有最强的阅读欲望。

现在我后悔了，想要回医院去取。

但转念一想，又打消了这个主意。

把一本读过的书留给别人，本是做了一件善事；但我很怀疑自己真有这么善良。

本来我在医院里住得好好的，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，才遇到现在的灾难。

我对别的丧失记忆的人有种强烈的愿望，想让他们也倒点霉——丧失了记忆又不自知，那才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……对于眼前这座灰蒙蒙的城市，我的看法是：我既可以生活在这里，也可以生活在别处；可以生活在眼前这座水泥城里，走在水泥的大道上，呼吸着尘雾；也可以生活在一座石头城市里，走在一条龟背似的石头大街上，呼吸着路边的紫丁香。

在我眼前的，既可以是这层白内障似的、磨砂灯泡似的空气，也可以是黑色透明的、像鬼火一样流动着的空气。

人可以迈开腿走路，也可以乘风而去。

也许你觉得这样想是没有道理的，但你不曾失去过记忆——在我衣服口袋里，有一张工作证，棕色的塑料皮上烙着一层布纹，里面有个男人在黑白相片里往外看着。

说实在的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

但是，既然出现在我口袋里，除我之外，大概也不会是别人了。

也许，就是这张证件注定了我必须生活在此时此地。

2早上，我从医院出来，进了万寿寺，踏着满地枯黄的松针，走进了配殿。

我真想把鞋脱下来，用赤脚亲近这些松针。

古老的榆树矮小的冬青丛，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；令人遗憾的是，这里有股可疑的气味，与茅厕相似，让人不想多闻。

配殿里有个隔出来的小房间，房间里有张桌子，桌子上堆着写在旧稿纸上的手稿。

这些东西带着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——过去的我带着重重叠叠的身影，飘扬在空中。

用不着别人告诉，我就知道，这是我的房间、我的桌子、我的手稿。

这是因为，除了穿在身上的灰色衣服，这世界上总该有些属于我的东西——除了有些东西，还要有地方吃饭，有地方睡觉，这些在前都不紧要。

目前最要紧的是，有个容身的地方。

坐在桌子后面我心里安定多了。

我面前还放了一个故事。

除了开始阅读，我别无选择了。

“晚唐时，薛嵩在湘西当节度使。

前往驻地时，带去了他的铁枪。

”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这个故事用黑墨水写在我面前的稿纸上，笔迹坚挺有力。

这种纸是稻草做的，呈棕黄色，稍稍一折就会断裂，散发着轻微的霉味。

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不少这样的纸，卷成一捆捆的，用橡皮筋扎住。

随手打开一卷，恰恰是故事的开始。

走进万寿寺之前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故事。

可以写几个字来对照一下，然后就可认定是不是我写了这些故事。

但我觉得没有必要。

在医院里醒来时，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，都有黑色的墨迹。

这说明我一直用黑墨水来写字。

在我桌子上，有一个笔筒，里面放满了蘸水钢笔，笔尖朝上，像一丛龙舌兰的样子；笔筒边上放着一瓶中华牌绘图墨水。

坐在这个桌子面前，我想到：假如我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，也不会有别人了；虽然我一点不记得这个故事。

这些稿子放在这里，就如医院窗台上的《暗店街》。

<<青铜时代>>

假如我不来认领，就永无人来认领。

这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。

手稿上写道：盛夏时节，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，是一片肃杀景象；草木凋零，不是因为秋风的摧残，却是因为酷暑。

此时山坡上的野草是一片黄色，就连水边的野芋头的三片叶子，都分向三个方向倒下来；空气好像热水迎面浇来。

山坡上还刮着干热的风。

把一只杀好去毛的鸡皮上涂上盐，用竹竿挑到风里去吹上半天，晚上再在牛粪火里烤烤，就可以吃了。

这种鸡有一种臭烘烘的香气。

除了风，吃腐肉的鸟也在天上飞，因为死尸的臭味在酷热中上升，在高空可以闻到。

除了鸟，还有吃大粪的蜣螂，它们一改常态，嗡嗡地飞了起来，在山坡上寻找臭味。

除了蜣螂，还有薛嵩，他手持铁枪，出来挑柴禾。

其他的生灵都躲在树林里纳凉。

远远看去，被烤热的空气在翻腾，好像一锅透明的粥，这片山坡就在粥里煮着——这故事开始时就是这样。

在医院里，我那张床就很热，我一天到晚都像在锅里煮着，但我什么都不记得，也就什么都不抱怨，连个热字都说不出，只觉得很快乐。

我不明白，热有什么可抱怨的呢。

这篇稿子带有异己的气味。

今天早上我遇到了很多东西：北京城、万寿寺、工作证、办公室，我都接受下来了。

现在是这篇手稿——我很坚决地想要拒绝它。

是我写的才能要，不是我写的——要它干啥？

手稿上继续写道：薛嵩穿着竹笋壳做的凉鞋，披散着头发，把铁枪扛在肩上，用一把新鲜的竹蔑条拴在腰上，把龟头吊起来，除此之外，身上一无所有。

现在正是盛夏时节。

假如是严冬，景象就有所不同：此时湘西的草坡上一片白色的霜，直到中午时节，霜才开始融化，到下午四点以后，又开始结冻，这样就把整个山坡冻成了一片冰，绿色的草都被冻在冰下，好像被罩在透明的薄膜里——原稿就是这样的，但我总怀疑热带地方会有这样冷——薛嵩穿着棉袍子出来，肩上扛着缠了草绳的铁枪——如果不缠草绳子，就会粘手。

他还是出来挑柴禾。

春秋两季他也要出来挑柴禾——因为要吃饭就得挑柴禾——并且总是扛着他的大铁枪。

我依稀记得，自己写到过薛嵩，每次总是从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，因为红土丘陵和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，这种气氛让我入了迷。

此处地形崎岖，空旷无人，独自外出时会感到寂寞：在山坡上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天低了下来，连蓝天带白云都从天顶扣下来，天地之间因而变得扁平。

再过一会儿，天地就会变成一口大碗，薛嵩独自一人走在碗底。

他觉得自己就如一只捣臼里的蚂蚁，马上就会被粉碎，情不自禁地丢掉了柴捆，倒在地上打起滚来。

滚完以后，再挑起柴来走路，走进草木茂盛的寨子，钻进空无一人、黑暗的竹楼。

此时寂寞不再像一种暖昧的癫狂，而是变成了体内的刺痛。

后来，薛难于忍受，就去抢了红线为妻。

这样他就不会被寂寞穿透，也不会被寂寞粉碎。

如果感到寂寞，就把红线抱在怀里，就如胃疼的人需要一个暖水袋。

如果这样解释薛嵩。

一切都进行得很快。

但这样的写法太过直接，红线在此时出现也为时过早。

这就是只写红土丘陵和薛嵩的不利之处。

<<青铜时代>>

所以这个故事到这里截止，从下一页开始，又换了一种写法。

读到薛嵩走在红土丘陵上，我似乎看到他站在苍穹之理，蓝天、白云在他四周低垂下来，好似一粒凸起的大眼球。

这个景象使我感到亲切，仿佛我也见到过。

只可惜由此再想不到别的了。

因此，薛嵩就担着柴禾很快地走了过去，正如枪尖刺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，轻飘飘地滑过了……如你所见，这种模糊的记忆和手稿合拍。

看来这稿子是我写的。

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属于我的故事，把《暗店暂》送给别人也不可惜。

但找不知道谁是薛嵩，也不知道谁是红线；正如我不知道谁是莫迪阿诺，谁是居伊·罗朗。

我更不知道自己是誰。

<<青铜时代>>

编辑推荐

海报：入选《亚洲周刊》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，中国当代文坛“最美的收获”。

智慧本身就是好的。

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，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。

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，但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想到这件事，心里就很高兴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